

世界不再屬於西方

漠視差異強推西式民主 政經危機此起彼落

近年全球政治經濟動盪不安，從烏克蘭危機到中东「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」(ISIL)叛亂，以及纏繞不去的經濟困境，都使西方國家疲於奔命。《衛報》政治評論家米什拉指出，1991年蘇聯解體彷彿標誌西方價值勝利，西方把民主體制、自由市場等強推至所有國家，漠視差異。20多年來世界衝突從未止息，如今地緣緊張局勢加劇，反映西方失去重塑世界的力量，其發展模式已非絕對。

西方模式於19世紀歐洲工業革命、科技進步及坐擁大量殖民地的背景下逐漸建立，有獨特的歷史因素，因此不宜當為金科玉律，而忽視其出現的特定原因。米什拉在文章中指出，19世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已警告當時着力「解放」世界的西方殖民者，由於各地有不同文化及歷史傳統，西方難以把統一標準向不同國家生搬硬套。

抱守二元思想 自詡文明

時至今日，西方仍然深受殖民時期「文明與野蠻」的二元思想影響，自視為優越文明，並把自身理念強加於世界各國，尤其在冷戰後，美國引誘新興國家脫離以往發展道路，改為漸進式消費資本主義和民主。

然而西方模式並非完美，它強調單一民族的同質性，20世紀多個殖民地獨立後轉化為民族國家，過程往往無視國內民族多樣性，導致少數民族受迫害，文化及地區認同慘遭瓦解。最近期的例子，是散居於伊朗、伊拉克、敘利亞及土耳其的庫爾德人，他們近期飽受ISIL威脅，大批族人逃離故土。

黨爭打擊施政 低增長高負債

西方引以為榮的民主政治，近年愈趨淪為黨爭不斷的議會糾紛，阻礙政府施政。在美國，共和黨企圖以提供債務上限，換取執政民主黨在醫療改革讓步，導致美國政府一度局部停止運作，令民主形象受損。經濟方面，美國人雖然享受過1990年代高增長時期，歐洲的福利主義也曾讓國民生活無憂，但一場金融危機重創歐美，兩地皆出現低增長、高負債和高失業率，經濟沉疴不起。

西方模式是否發展的唯一標準，值得深思。《經濟學人》主編米克爾思特在新書《第四次革命：重塑國家的全球競爭》中指出，西方已經歷過三次革命，分別建立了歐洲民族國家，任人唯才取代貴族統治，以及「大政府」福利國家的興起。作者指出，西方要改變目前的困境，需要掀起第四次革命，才能與中國和新加坡引領的另類發展模式抗衡。

■《衛報》

照搬西方政制 軍事政變不斷

亞洲和中東、非洲都試過硬搬西方民主政制，但不敵複雜的國內外政治形勢，輕則政權脆弱、施政不力；重則示威連連、癱瘓政府，甚至發生政變。中東在2011年「阿拉伯之春」反政府示威後，埃及現在重回軍人掌權的舊路。在亞洲，泰國示威者把民選總理英祿趕下台，換來的也是軍人干政。

埃及文人統治「短命」

埃及人2011年2月推走掌政多年的穆巴拉克，但社會失去共同敵人後隨即分化。即使展開首次民主選舉，總統穆爾西當選未足一年即修憲擴權，去年遭軍方政變推翻，文人政治破產。軍方今年初再修憲擴大軍權，前陸軍司令塞西當選總統，重返軍人掌政時代。

埃及外交事務理事會執行總監沙拉比認為，埃及需建立成熟而多元的社會，確保法治及表達自由，並花最少10年時間發展政黨，才有望實現民主。

巴國選舉舞弊陰霾不散

巴基斯坦獨立後實行議會民主制，但自德高望重的「國父」真納1948年病逝、首任總理利雅卡特1951年遇刺身亡後，民主便徹底脫軌，多年來共任命17名總理，且軍事政變頻生。立國至今67年間，有34年直接由軍政府統治。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去年於大選擊敗執政人民黨，權力和平交接。不過，選舉舞弊疑雲始終籠罩不散，若發生大型示威，有機會成為軍方再度干政的藉口。

■《衛報》/開羅《金字塔報》/巴基斯坦《新聞國際》

■雖然穆爾西為民選總統，但上任不久即面臨政變要下台。資料圖片

■不少庫爾德族人為了逃避ISIL，只好離開家園。網上圖片

■西方的自由民主，若強加在其他國家，只恐弄巧反拙。網上圖片

■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崩潰，導致不少人露宿街頭。網上圖片

「利維坦」管太多 威脅民主自由

《第四次革命：重塑國家的全球競爭》作者米克爾思特指出，西方政府是負荷過重的「利維坦式國家」，他建議政府不應管得太多，寧可做少些、做好些，否則將威脅民主自由。

利維坦(Leviathan)一詞源於《希伯來聖經》，是一頭巨大的怪獸。英國17世紀政治哲學家霍布斯出版《利維坦》一書，當中以利維坦形容強勢政府、絕對的權威，利維坦後來成為「大政府」的代名詞。

「要怎樣的國家」困擾西方

米克爾思特預言西方在下一個10年，將被「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國家」這問題所困擾，並列舉三大原因。第一個原因是西方選民要求太多，使國家負擔過重，但又對政府的低效感到厭惡，美國國會民望曾跌至只有10%。英國人也對政黨愈趨不滿，保守黨黨員人數從1950年的300萬人減至如今的12.3萬，「如果該黨是私人企

業，依這樣表現可能早已執笠」。其次是政府瀕臨破產，自1960年以來華府僅有過5次財政盈餘。從1970年代中甸以來，法國更沒出現過一次盈餘。第三個原因相對較積極，政府可以改革，但前提是政客和選民決定了改革方向後，才能夠着手。

米克爾思特指出，國家負荷過重，對民主是一種威脅，「利維坦式國家」承擔的責任愈多，執行效果就愈差，國民也就更不滿。這樣的國家對自由也是一種威脅，因為當政府管得太多太瑣碎，就變成了一個統治者，而不再是公僕。所以政府最好少做點兒，但要做得更精細一些。

■《華爾街日報》

■聖經中的利維坦是一頭巨大的怪獸。網上圖片



經濟發展優先 新興國創一片天

西方模式並非普世可行，相反，多個新興國家未完全跟隨西方，在民主制度未成熟發展下，經濟卻持續增長，民生得以改善。撇除日本外，亞洲多國經濟起飛時期皆由強人統治。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帶領國家躍升為亞洲「四小龍」之一，依靠的不仅是民主選舉，更是威權主義的鐵腕治國。

除了「新加坡模式」，近年亞洲經濟火車頭中國及印度，亦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發展道

路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弗格森形容，中國對西方模式的取態，就好像「下載西方app(應用程式)」，只選取有利經濟的元素，以經濟先行，政制改革則循序漸進。這做法取得成功，中國經濟近年發展迅速，國內生產總值(GDP)增長率持續多年高企7%以上，更發展出聯想、小米等國家品牌。

土耳其多年來實行強權統治，如2011年「阿拉伯之春」期間一度關閉社交網站，引起外界抨擊，該國警權過大、司法不獨立等批評不絕於耳。不過，土耳其一直跌跌碰碰走自己的路，近年工業發展迅速，成為該區罕有經濟較穩定的國家。

■《衛報》

福利主義東移 恐重蹈歐覆轍

歐債危機後，以歐洲為首的高福利制度面臨崩潰，多國採取緊縮財政政策，大削福利開支。不過在亞洲，各國政府相繼加強社會保障，改善國民生活，期望贏得民意支持。《時代》周刊認為，福利主義並沒因經濟

危機而「壽終正寢」，而是從歐洲東移至亞洲，並質疑亞洲能否避免重蹈歐洲覆轍。

一反審慎理財 新加坡派糖

亞洲多國過去一直審慎理財，只向最有需要、處境最艱難的社會群體提供必要援助，減低政府支出，確保財政健康。不過，隨着亞洲經濟持續增長，政府慳儉的做法近年有所逆轉。印尼、新加坡及韓國皆提出新的醫療保障計劃，大幅改善醫療福利。韓國總統朴槿惠上台後，有意推動補貼學費，並推行全民退休保障。

新加坡素來嚴格限制福利政策，但在去年擴大醫保項目，又增加低收入家庭福利，今年2月公布的財政預算繼續大舉「派糖」，就算出現財赤也在所不惜。中國儲蓄比率偏高，當局改善養老金及醫保制度，希望刺激國民消費。

人口老化 下一代背負沉重負擔

回看西方的經驗，其福利體系難以持續，主因是人口老化和國債不斷上升，如今亞洲國家提升福利，同樣存在暗湧。多個發達亞洲國家和地區人口開始老化，若經濟未能維持高增長，而養老金等社會開支上升，未來年輕人將背負沉重擔子。

■《時代》周刊



■歐洲的高福利制度崩潰，導致不少人露宿街頭。網上圖片

「自由經濟」標準常變

「自由市場」是西方模式重要元素，通常指低稅率、開放市場或貨幣自由兌換等，但自由市場沒一成不變的標準。經濟自由的國家多年來不斷調整經濟政策，若強行制訂特定指標，並要求其他國家依樣畫葫蘆，實不可行。

稅率經常用作評估政府對經濟體系的參與程度，但研究發現，高稅率並不代表市場不自由，例如北歐多國以往奉行「社會民主主義」，徵收重稅同時提供優良福利，政府調控力強大，但分配也相對均衡。

西歐及北歐多國近年隨形勢改變，推動經濟改革，例如瑞典的「北歐模式」色彩便有減退跡象。瑞典稅收佔國內生產總值(GDP)比例近年持續減少，經濟自由評分亦大幅上升。中間偏右執政聯盟2006年上台後，推行取消富人稅及國企私有化等政策，足證政策會隨國內需要而變化。

■NewGeography網站

